

世界十大

韩本毅
花军
编辑

北京出版社

恐怖组织



世界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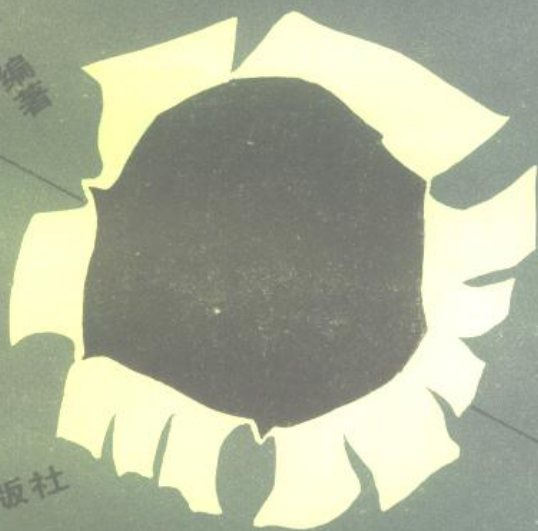


恐怖组织

世界十大



韩本毅
花军 编著



北京出版社

恐怖组织

(京)新登字200号

世界十大恐怖组织

SHIJIE SHIDA KONGBU ZUZHI

韩本毅 花军 编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3000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00-01416-8/D·114

定价:4.1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绪言:	
●国际政治中的“艾滋病毒”	(1)
●意大利“黑手党”	(34)
●美国“三 K 党”	(66)
●意大利“红色旅”	(87)
●法国“直接行动”	(117)
●西德“红军派”	(146)
●日本“赤军”	(172)
●阿布·尼达尔组织	(201)
●西班牙“埃塔”	(234)
●英国“爱尔兰共和军”	(259)
●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组织	(290)
●本书主要资料来源	(315)

“艾滋病”

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挟裹着血风腥雨，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在这个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又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在当今世界，最使西方人感到难以解决的威胁，除了战争和艾滋病，莫过于国际恐怖主义。它被称为“20世纪的政治瘟疫”，“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恐怖主义的影响，已日益渗透到国际政治斗争的各个方面，给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又平添了几分神秘、微妙的色彩。从联合国大会、美苏首脑会晤、西方七国首脑会谈的讨论内容，到美国的伊朗门事件；从法伊断交、英叙断交和印斯和平协议，到第五次中东战争和美国轰炸利比亚等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恐怖主义的憧憧魔影。它就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章鱼，把触角伸向了除南极以外的各个大洲，伸向各个领域，成为和平与发展的大敌。可以说，不了解国际恐怖主义，就难以把握当今许多国际问题的复杂现象。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如果说，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艾滋病”，

那么，恐怖组织就是那可怕的“艾滋病毒”。上千个国际恐怖组织，正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每天都干着暗杀、绑架、劫机、爆炸等血腥勾当，甚至滥杀无辜，涂炭生灵。它们不仅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且使世界上几十亿人都生活在恐怖阴影中，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然而，什么是国际恐怖主义呢？目前国际上尚无一个统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各国对恐怖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都存在着重大差异。虽然已经有不少国家提出建议，但联合国至今还没有召开过一个国际会议来确定“国际恐怖主义”的确切含义。各国专家和有关部门凭自己的理解，给“国际恐怖主义”下了一些定义。据荷兰政治学家P·施密特统计，这些定义至少有105种。

我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具有三大本质特征：（1）使用与战争不同的特殊暴力手段，如政治暗杀、绑架人质、劫机、向公共场所扫射、爆炸等。（2）行为者必须具有某种政治目的。

（3）它的能量不仅表现在恐怖活动及其直接后果中，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能制造出恐怖气氛，震动社会，其影响要比直接结果大得多。不具备以上几大特征，就不构成恐怖主义。比如，某些团伙单纯为勒索赎金而进行的国际绑架活动，因为没有政治目的，就只能算是刑事犯罪，而不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国际恐怖组织，当然就是奉行国际恐怖主义的组织。根据上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给它下个这样的定义：国际恐怖组织就是惯于在国际上采用暗杀、劫机等恐怖

手段，用来打击对手，制造恐怖气氛，震动社会，企图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集团。

国际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都不是从潘朵拉的盒子里飞出来的怪物。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留下了自己由产生、发展到泛滥成灾的黑色历程。

●恐怖组织发展的历史轨迹

恐怖活动始于何时，今天已无从查考了。也许，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这个幽灵就开始徘徊于社会生活中。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古希腊史学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49年）就曾介绍过恐怖活动对敌方居民造成的心理影响。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的《刺客列传》中，专门描述过不少为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谋刺行为。公元1世纪，犹太狂热党人为抵抗罗马帝国的入侵，就曾在罗马人的食用水中下毒，并暗杀与古罗马人合作的犹太贵族。这些早期的恐怖活动手段简单，次数不多，在历史上并未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由个人实施的，还没有专门的恐怖组织。

世界上第一个恐怖组织出现于什么时候，我们也无从知晓了。但中世纪时，在波斯和叙利亚一带，已出现了一个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著名恐怖组织“阿煞星”，它对成员灌输的思想和为行刺而进行的训练方式，与当今中东的某些恐怖组织如出一辙。人们普遍认为，它在恐怖活动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阿煞星，英语中叫“Assasin”，意为暗杀者或刺客。它

是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支派伊斯玛仪派中演变出来的。创始人哈逊·塞巴生于伊朗高原的赖伊城，青年时代在外游学。11世纪80年代后，塞巴从埃及返回故乡，开始传播他的异端邪说，网罗党羽，建立组织。1090年，他占据了黑海南岸厄尔布尔士山脉中一处地势险要的山中要塞“鹫巢”。以后，阿煞星就从这个大本营逐渐向外扩张，又在其它地方建立了一些据点。

阿煞星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强调绝对服从。其首领号称山老（即总传道师），下设负责各地事务的大传道师。山老通过往返于大本营及各地的信鸽，能迅速获得情报或下达命令。它的成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尤其擅长制造和使用带毒的匕首。

阿煞星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恐怖史，它制造的血案数不胜数。它谋杀的第一个著名人物是塞尔柱突厥国的首相莫尔克，这事发生于1092年。1130年，法蒂玛王朝的第10代哈里发被阿煞星暗杀；1152年，的黎波里的基督教统治者雷蒙二世死于暗箭；1192年，刚登基不久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国王康拉德身遭不测。埃及艾犹比特王朝的创建者在叙利亚西北部作战时，两次遇阿煞星刺客的暗算，险些丧命。另外，阿煞星还曾暗杀过不少十字军成员和基督教徒。

阿煞星猖獗活动了160多年。直到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第三次西征途中，用3年时间攻下了阿煞星的“鹫巢”，才结束了这个势力强大的恐怖组织的血腥生涯。然而，由于阿煞星的组织结构、动机与手段等都已具备了现代某些宗教性恐怖组织的雏形，因此，它在恐怖主义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在这之后的数百年中，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辅

助手段，时而发挥着作用。恐怖组织也缓慢地发展着。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疯狂的反革命分子为了恢复封建旧秩序，暗杀了马拉等一批革命家，把恐怖活动引向了一个高潮。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恐怖主义”这个词，就是在这时才第一次出现。但当时的含义和现在相比有很大不同。

从18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恐怖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国间的交往增多。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在全球疯狂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都趋于激化。于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拿起了恐怖主义的武器，用来打击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者。在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也有一些冒险家为使用恐怖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提供理论论证，其中包括“相信革命是一小批人完成的”法国人布朗基，主张“在24小时内摧毁国家”的俄国人巴枯宁等。他们的这些主张，反映了破产的小生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绝望心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恐怖组织几乎要谋杀所有的欧洲君主。俄国的沙皇、意大利的国王、奥地利的皇帝，以及美国和法兰西的总统，都是他们的暗杀对象。从西班牙到俄国，一批高级官吏沦为了恐怖主义者的刀下鬼。在这段时间里，曾发生过两起影响巨大、后果严重的暗杀事件，都是由政治集团利用恐怖手段制造的。

在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民粹派中的激进分子便试图以谋刺沙皇作为主要革命斗争手段。他们认为，这样能够起

到震撼社会，唤起民众，从而推翻专制统治的作用。民意党人在经过14次失败后，终于在1881年3月13日在彼得堡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然而，脱离群众的革命冒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暗杀沙皇的爆炸声确实震动了全世界，但并没有实现民意党人摧毁沙皇专制制度的愿望，相反，却引来了沙皇政府更加残暴的统治。3年后，民意党人便在严厉的镇压下基本消失了。

这一时期，一些民族主义团体也试图用恐怖手段来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之朝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1914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秘密组织“黑手会”和“民卫社”，立志夺回被奥匈帝国占领的领土，成立了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暗杀小组。这年6月28日，他们派出的刺客在萨拉热窝街头，于众目睽睽之下击毙了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这一行刺不可能给塞尔维亚民族利益带来任何好处，而是促使一场灾难更快地降临世界。德国皇帝狂叫这是发动战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一起恐怖事件为导火索而爆发了。

在这段时间里，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出现了国际化的势头，并开始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恐怖活动虽时有发生，但并没有构成突出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的热点，大多是在正争取独立的殖民地附属国或刚独立的民族国家里。在战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一些激进的组织曾广泛使用恐怖手段打击殖民国家。随着一些民

族国家获得独立，旧殖民体系在疆界、民族、宗教等方面遗留下来不少矛盾，这就为日后的冲突留下了隐患，也为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在40年代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组织非常活跃，他们四处暗杀阿拉伯人、英国人、德国人以及联合国官员。从1977年到1983年曾担任以色列总理6年之久的贝京，就是当年著名的犹太人恐怖组织“伊尔贡”的头子，英国当局曾悬赏2万马克要他的首级。贝京一向认为，1947年前后采取的恐怖主义手段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曾在回忆录中颇为自豪地写道，“我们在635,000名阿拉伯人中制造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恐怖”。以色列现任总理沙米尔，本来曾参加了贝京领导的恐怖组织，但他后来感到“伊尔贡”的恐怖袭击还不够味，便带领一帮极端激进分子分离出来。沙米尔就成了这支200人的新恐怖组织“施特恩帮”的头领。他指挥手下的恐怖分子，于1944年11月暗杀了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大臣莫因勋爵。1948年，联合国任命伯纳多特伯爵为特使，赴中东设法调停冲突。结果，这位特使在耶路撒冷背部中弹身亡。人们普遍认为，凶手来自沙米尔的“施特恩帮”。

在这一阶段，恐怖事件明显增多，手段也日趋多样化，劫机、爆炸、绑架、暗杀、袭击公共场所都成为常见的形式。恐怖分子的活动范围、攻击对象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这段时间，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初步形成阶段。

从60年代末到现在，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完全形成和泛滥时期。1968年至1969年是恐怖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当时西欧、中东、拉美等地区都发生了一系列震动世界的事件，阶级、民族矛盾激化，至使大批恐怖组织应运而生，恐怖主义在60

年代末突然出现一个高潮，并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生产和商品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事务。这样，恐怖主义也超出国家范围，真正成为了一种国际现象。国际性成了当代恐怖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所以，人们现在即使在使用“恐怖主义”一词时，一般也就是指国际恐怖主义。

为什么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恐怖主义狂潮能突然爆发，并进而愈演愈烈，大有泛滥于世之势呢？导致大批恐怖组织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是什么呢？这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 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当代阶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复杂尖锐矛盾的产物，是在战后残酷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孕育出的一个怪胎。

1968年前后，是个不同寻常的峥嵘岁月。当时，世界各大洲风云激荡，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终于酿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大爆发。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东地区。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抢占了81,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50余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颠沛流离，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由于回归家园的努力屡遭失败，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人眼含绝望的泪水，胸怀复仇的烈焰，试图用恐怖活动打击敌人，救亡图存。从此，以色列和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之间以恐怖对恐怖的特殊战斗便刀来剑往，怨怨相报，使中东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大热点。以后，由于大国的插手，巴勒斯坦难民处境的更加恶化，黎巴嫩内战不休，两伊战争旷日持久，再加上各教派的宗教狂热与冲突，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化，恐怖主义活动日趋频繁，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1988年，全世界

的恐怖事件有36%发生在中东地区。

再来看看拉美地区。随着1967年10月“游击中心论”的倡导者切·格瓦拉的被俘牺牲，人们对乡村游击战越来越失去信心。这时，巴西一个革命小组的领导人卡洛斯·马里格拉在《城市游击战手册》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策略：哪里有权，就在哪里斗争；并认为恐怖手段是革命者不可放弃的斗争手段。马里格拉被尊为现代恐怖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乌拉圭的理论家阿夫拉姆·纪廉也提出城市游击战理论，主张建立一支拉美解放军，用恐怖手段在城市开展游击战。于是，斗争转入了城市，在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等国都出现了许多城市游击队，从事暗杀或绑架政界人物和外国使节的活动。这样，恐怖事件在拉美不可避免地增多了。而且，由于拉美一些国家长期处在军人独裁统治之下，许多政治团体也就愤而走上了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恐怖统治的道路。

最后，让我们看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大批工人失业，小资产阶级破产，社会矛盾在60年代末开始尖锐起来。许多青年对现实感到不满和绝望，便起来盲目地拼命反抗。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月风暴”。这场运动失败后，欧、美、日各国如同变魔术一样，突然冒出了200多个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极左翼恐怖组织。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恐怖组织也沉渣泛起，借尸还魂，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来重温集权统治的迷梦。另外，在英国，由于当局于1969年镇压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人权进军”运动，导致民族冲突加剧，爱尔兰共和军又东山再起，活动频繁。这样，一度沉浸在繁荣、和平幻想中的西欧，很快被笼罩在血风腥雨的

恐怖阴影之中；美国、日本等国也开始为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大伤脑筋。

由于以上原因的交汇，在各种矛盾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恐怖主义狂潮在60年代末突然爆发，形成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浊浪。20余年来，这些原有的矛盾和冲突没有被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复杂，新的矛盾纠葛又层出不穷。而且，一些国家企图利用恐怖组织达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暗中扶持，推波助澜。因此，国际恐怖主义的狂潮也日益呈现出高涨趋势，各种恐怖组织层出不穷，恐怖事件次数大幅度增长，涉及面也越来越广。

2. 现代科学技术和国际军火业的发展，使国际恐怖组织如猛虎添翼。

过去，恐怖组织只使用匕首、毒药等工具，手段简单，破坏力小。而当代恐怖分子一般具有文化知识并受过从事恐怖活动的专门训练，会使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武器和破坏工具。恐怖组织拥有自己的炸药专家，掌握定时和遥控爆炸等技术。他们伪造、藏匿、输送武器和安放爆炸物的技术日新月异，能提着一般机场安全设备检查不出来的塑料手枪、液体炸药和塑料炸药，大摇大摆地登上飞机。他们使用着从无声手枪、机枪到反坦克火箭、地对空导弹在内的现代武器。这一切，都使当代国际恐怖组织的破坏力、杀伤力和影响扩大，掌握了威胁社会公众安全的杀手锏。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也提高了恐怖分子的伪装技术。他们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伪造护照等证件，而且能变戏法似地化装整容，乔装改扮。80年代的世界头号恐怖分子阿布·尼达尔就曾多次整容，以至于回家时连妻子儿女都认不出他来。这也使当代恐怖分子具有了隐蔽性，以至难以发现，更

难以对付了。

3. 现代大众传播系统的发展，对国际恐怖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

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打击直接的对手，而是希望借此制造恐怖气氛，震动社会，从而宣传其政治主张。正如美国兰德公司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布赖安·詹金斯指出的：“恐怖主义的目标不是实际的受害者，而是旁观者。恐怖主义是个大剧场”。

在当代，任何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必然会引起所有传播媒介的竞相报道，特别是电视的卫星转播，把发生的事情马上传到千家万户，使观众感到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这恰好满足了恐怖组织扩大影响和宣传其主张的愿望。恐怖主义之所以恐怖，就在于它引人注目，能制造社会紧张空气。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位激进领导人就说过：“如果我们在山地里打死50名士兵，人们不会就此大惊小怪；但我们要是在街头杀死两个法国商人，那就会成为轰动巴黎的头号新闻”。60年代末以来，电视的普及化以及微波输送和电视卫星转播技术的发展，使恐怖活动的“旁观者”成十倍、百倍地扩大。1972年，当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屠杀11名以色列运动员时，世界有5亿电视观众从屏幕上目睹了这一血淋淋的场面。而这种世界性的影响，正是各个恐怖组织不惜任何代价来追求的成功。所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兰得莱曾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恐怖主义是一特种游戏，其战场在于电视屏幕和头版新闻”。

在西方，人们指责“大众传播系统是恐怖组织的至友”，概括起来，它助纣为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新闻媒介报道恐怖事件时，介绍给公众的尽是一些

恐怖分子耀武扬威的场面和恐吓讹诈的言辞，无异于为恐怖组织提供场地和专栏做义务广告。这实际上使恐怖组织达到了震动社会的目的，从而鼓励他们越来越猖獗地活动。

(2) 新闻媒介过分渲染恐怖组织的一举一动，并把已得逞的恐怖暴行一再展现于众，刺激了其它极端政治团体起而效尤。这促使新的恐怖组织不断产生。

(3) 在劫机、绑架等恐怖事件发生时，新闻界以关心人质安危为名大作文章，抢做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的中间人，常常给政府造成压力，干扰了政府冷静地全面权衡，作出决策。有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向恐怖组织妥协让步，从而助长了恐怖组织的气焰。

(4) 在恐怖事件发生后，传播媒介为了抢新闻，甚至透露军队调动和其它准备情况，无异于为恐怖组织免费提供情报。正如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布起曾讲的：“只要花25美分的报纸钱，或者用一部19英寸电视机的代价，劫机者就可以获得精密的情报系统”。

所以，对于当代国际恐怖组织的大泛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和新闻界的注意。

正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的综合作用，国际恐怖组织才于60年代末以来不断出现，活动也日趋猖獗，难以遏止，成为全球性的现实威胁。

●当代恐怖组织的类型

当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而且这些组织不断分裂、重组，经常改换旗号。所以，